

第一章 初穿越險喪命

紀心言醒來時被捆成了粽子，一個面容清秀的男子半蹲在她面前，溫柔地撫著她的頭髮，食指比在唇邊。

「噓——」

噓你妹啊噓，你他媽誰啊？紀心言又驚又怒地瞪著他，嗓子裡嗚嗚兩聲。

「妳不喊，我就幫妳把布拿出來。」男子輕聲勸著。

紀心言一愣，放柔了眼神猛點頭，牽得額角一陣疼。

見她皺眉，男子也皺眉，不滿道：「黑子出手太重了……剛剛看妳昏倒，我實在憂心。」他邊說邊將她口中破布取了出來。

「妳莫怕。」他寵溺地笑道：「只要妳聽話，此間事了我便帶妳離開，找個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妳我二人，度此餘生。」

紀心言強忍住乾嘔感，心道自己莫不是遇上了變態？那種愛妳就要綁架妳的變態。她偷偷瞄了男子一眼，三十上下年紀，瘦瘦的，穿了一身青布長衫，頭戴方巾，腳踩布鞋，一副書生打扮——古代人！

紀心言的小心臟默默抖了下。什麼情況？

書生身後不遠處停著輛馬車，馬車上鑽出一個黑乎乎的腦袋。

那黑腦袋粗聲粗氣朝這邊喊，「許老三，快過來幫老子，急個龜兒，還怕以後沒得時間耍女人？」

被喚作許老三的書生眼中閃過一絲煩躁，但還是站起身整了整長衫。

紀心言看他要走，忙開口，「許……三哥，能不能幫我把繩子鬆鬆？」她儘量表現得楚楚可憐，「勒得我手腕疼。」

許老三溫柔堅定地搖搖頭，「我現下可不敢信妳的話，若又動起手來，刀劍無眼……傷了妳我會心疼的。」他半彎下腰，朝她眨眨眼，「待離開這裡，我再幫妳好好揉揉。」

滾你個蛋！紀心言在心裡怒罵，勉強露出一個羞澀的笑。

許老三轉身走到馬車邊，手在車板上一撐就跳了上去。看他一副書生樣，動作倒挺敏捷。

粗嗓門的聲音從馬車裡傳出來，「這麼多好東西，真他娘是個狗官，咱這也算為民除害了！回頭也寫個八千……八千啥來的？」

「這也叫多？沒見識。」許老三嫌棄道：「少說兩句，動作快點。」

「幹啥，現在知道怕了？當初帶消息給我們時可裝得很，小心你家老爺半夜來找你哈哈哈哈哈！」

紀心言聽得毛骨悚然，她想喊救命來著，但滿地的屍體阻止了她。在她面前是一條開在樹林中的土路，一前一後停著兩輛馬車，馬車邊趴著幾具屍體，屍體都穿著古裝，有男有女，姿態各異，俱都一動不動，鮮血從他們身上流到地上，染紅一片片泥土。

紀心言後知後覺意識到這不是惡作劇也不是什麼拍攝現場，抓住自己的是一夥搶劫殺人的土匪！

她的大腦出現片刻茫然，本能左右看了看，希望找到哪怕一個同病相憐的夥伴。然而她失望了，所有人都死了，獨留下她一個活口，這肯定不是匪徒良心發現，而是她還有更大價值。

紀心言深呼吸，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琢磨著要怎麼保命。這個時候只能先順著匪徒的意思，儘量少受罪，等重獲自由再伺機逃跑。

那個許老三似乎對她很感興趣，或許是個突破口。

就在這時，前方另一輛馬車上又跳出一個人，那人個子不高，背還駝著，蠟黃黑瘦，穿了一件虎皮坎肩，手裡提了把斷了一半的破劍，懷中抱著個小箱子。

他從車上跳下來，一眼看到路邊五花大綁的紀心言，嘿嘿一笑，提劍走過來。帶血的劍身往紀心言下巴上一托，冰涼涼的，激得她汗毛直豎。

小個子看清她樣貌，兩眼放光，扯著尖細的嗓子噴道：「果然是極品，難怪老三念念不忘捨不得殺。等他玩夠了，妳也陪陪老子，反正都是一家人。」他不懷好意地奸笑道。

紀心言嘴唇發抖，目光飄向他身後。

許老三正冷臉站在那，背挺得直，整整比小個子高出一個頭。他沒有出聲阻止小個子，而是抬起右手，用一把匕首乾脆俐落劃過小個子脖頸，割出一道深深的口子。

血噴了出來，濺了紀心言一身，頭上臉上都沒放過，溫熱而血腥。

小個子手中的劍和箱子同時掉落，箱蓋摔開，一些珠寶首飾滾了出來，覆在劍身上。

他捂著脖子，發出呵呵的抽氣聲，竟然沒有立刻倒下，血從他指縫汨汨冒著，看上去十分恐怖。

許老三漠然地將人往旁邊一推，小個子側倒在地，腿腳抽搐，雙眼暴睜，瞪向紀心言，很快也成了一具屍體。

紀心言控制不住了，一個轉頭對著地面嘔了起來，尖叫聲即將逸出喉嚨。

許老三朝她豎起食指，笑得像個變態，「噓。」

又他媽噓！

不過紀心言決定聽他的話，努力把尖叫聲嚥了回去，還不到得罪這個變態的時候。馬車中，黑子的聲音又傳出來，「嘿嘿嘿，這回賺翻了，出去躲兩年，回來咱也買個婆娘。」

許老三陰著臉轉頭，只有片刻猶豫，便握著匕首朝馬車走去。

紀心言一邊看著他，一邊偷瞄地上的斷劍。待許老三鑽進馬車，她立刻往前挪動身體，背向後將斷劍握在手上，又坐回原來的位罝。她執著劍，艱難地比劃著，試圖割斷繩子，還要小心不能讓劍刃劃到手腕。

馬車裡傳來粗嗓門聲音，「你哥完事沒，收拾好了趕緊走，別讓人看見……」

聲音戛然而止。

紀心言愣了下，隨即心臟撲通地跳，猛然加快手中動作。劍身雖然斷了，但鋒利猶存，一不留神掌心便被它掃了一下。她嘶了聲，忍著疼痛費勁調整好位置，將

劍身塞入兩手之中，只消一磨，便覺手腕突地一鬆。

紀心言心下大喜，正待鬆開繩子，就見許老三從車中出來，長衫上多了些血跡。她不敢和許老三正面對抗，只好停止動作，緊張地看著他，耐心等待時機。

許老三走過來，溫柔地說：「現在好了，這些銀子都是我們的。」

見她不說話，他拉下臉，陰沉地問：「怎麼，嚇到妳了？」

紀心言忙換副表情，又是感激又是害怕地說：「我差點就被這人欺負了……幸虧、幸虧三哥救我……」

許老三神色緩和，道：「我既說過讓妳放心的話，就肯定會護妳周全。」

信了你個鬼，你個神經病！

紀心言點頭，一派真誠地讚道：「想不到三哥這般英勇，有三哥在，我什麼都不怕了。」

許老三欣慰一笑，回頭看了看凶案現場，略一琢磨，忽然起身走到車邊，用匕首沾著死者鮮血在車身上寫字。

趁他背對自己的功夫，紀心言飛速摘下身上繩子，抓起地上放珠寶的箱子。

箱子看著不大，分量卻不輕，她兩步跑上前，毫不猶豫手起箱落，對著許老三後腦猛砸了下去。木質箱體砸出一道裂口，她怕不夠，正待補第二下，就見許老三身子晃了晃，往旁邊一倒。

暈了？紀心言不敢大意，扔下箱子又拿起斷劍指著許老三，等了會兒不見有動靜，就上去戳了戳。確定對方果真暈了，她忙用剛剛捆自己的繩子把人綁起來。

用來捆她的繩子這會兒轉移到敵人身上，紀心言終於呼出一口惡氣，這叫風水輪流轉，活該！

她提著斷劍起身，終於有閒心觀察周圍情況，最先進入眼簾的是許老三剛剛以血寫成的六個大字——八千忠魂索命。

紀心言愣住，覺得這六個字很熟悉，很快她就想起來了，腦袋不由嗡地一下——原來她不是穿越，而是穿書了！

八千忠魂索命——這幾個字紀心言熟。

大學畢業後她進入一家酒莊做銷售，沒日沒夜辛苦了五六年，連續拿到三次年度最佳員工，才終於升職加薪開始帶團隊。

穿越前她正坐著一趟紅眼航班飛躍太平洋，摩拳擦掌準備攻略一個大客戶，順便學習人家的釀酒技術與行銷網路組建。

這是她帶領團隊後的第一個大客戶，因此非常重視。資料早已背得滾瓜爛熟，為了放鬆精神，她在登機前跟隨行下屬借了本書。

窩在商務艙寬敞的座椅裡，喝著空姊遞來的果汁，捧著小說，旅程還是挺美妙的。

小說名叫《血劍長空》，是本傳統武俠，有點年頭了，講一個關於復仇的故事，發生在一個歷史上沒有過的朝代——大豫朝。從官職衣飾等細節能看出，作者至少雜糅了三個朝代的相關設定，寫了一本全架空的虛構小說。

書中男主角江泯之背負血海深仇，苦練一身本領，不及弱冠之齡便獨自踏上復仇之路。

他武功高強，出場滿級，又因為行的是正義之事，只殺該殺之人，於是每消滅一個仇人後就用仇人鮮血寫下「八千忠魂索命」六個字，以慰先人在天之靈。

狗血的是，在經歷官府追擊身受重傷愛人死亡等一系列慘劇後，他發現自己其實是個孤兒，是被人養來除掉仇人的工具，所謂復仇於他不過是場笑話。

在上部結尾，江泯之得知身分真相，孤獨遠走，背影茫然落寞。

這種狗血虐主的調調，非常不符合時下流行，題材也有些老舊，好在作者文筆講究，行文流暢，情節緊湊通順，一環扣一環，再加上沙雕小說看多了，偶爾換換口味虐一下也不錯。

紀心言看得津津有味，好奇故事將如何發展，琢磨著回去後把下部也借來。

等她合上書行程已經過半，多數乘客早已進入夢鄉，然後她戴上眼罩也開始睡覺。

再然後……她睜開眼，就穿越進這個鬼地方了。

紀心言按捺住心中驚駭，將斷劍握得更緊，從凶案現場到馬車上的字，再到許老三的名字和他所做的事，她可以肯定這是小說開頭的一場凶案。

因為是開頭，她印象深刻。死者是一家人，家主姓石，本是個生意人，用半生積蓄捐來一個小官，成了東陽縣九品主簿。

被紀心言打暈的凶手許老三，是石主簿給自己雇的「代筆」，專門幫他寫公門文書。

許老三家窮，舉全家之力供出這麼一個落魄秀才，秀才再落魄也是有功名在身的文化人，他一方面看不上只有臭錢一心鑽營的石主簿，一方面又眼紅人家有錢就能當官。

時間一長，酸味越來越重，直到石主簿要上京述職時終於爆發了。

一個小破主簿有什麼職好述的，心是打通關係攀上了京城的大人物。

許老三雖隔應，但還幻想著能跟去京城，那邊貴人多，說不定哪個看中他的才學，到時一步升天也有可能。

然而石主簿不但不帶他，連自己的家僕都遣散了，只剩下三個小丫頭和兩個僕衛，留給許老三的是十兩銀子遣散費。

許老三氣得差點吐血，酒後對自己二哥倒苦水，許老二是個粗人，沒讀過一天書，形象也很猥瑣，平日不愛種地只愛到處混，和一些不務正業的人來往。

聽了這事，他立馬想出個主意——搶劫。

光是哥倆還不夠，許老二又叫上學過拳腳的混混朋友黑子。

三人等在上京必過的小道邊，藉著許老三與石主簿的舊識關係，趁人不備，殺了對方措手不及。

小說中，殺人搶錢後許老二與黑子分贓不均吵了起來，一通互毆，結果許老三這個文弱書生成了最後贏家，獨自帶著珠寶離開。

是「獨自」。

在原書裡，這個案子除了許老三外，沒有一個活口。

石主簿一家多是死於刀劍外傷，只有一個小丫鬟比較特殊，她因為手腳被縛，掙扎中被人推倒，腦袋撞上路邊尖石而死。

思及此，紀心言動動腦袋，越發覺得左額角疼得厲害。她上手輕輕摸了下，忍不住倒吸涼氣，那裡果然有個創口，她歎了口氣，目光掃向一具仰面向上的男屍。華麗的衣衫、養尊處優的圓潤身形，那應該就是石主簿了。

她不敢盯著屍體太久，移開視線，低頭看看自己的滿身血跡，愁容滿面。

按照劇情，很快會有一隊人馬途經此地，但這些人紀心言並不想見。

在《血劍長空》中，江泯之出場前已經接連殺了兩名貪官汙吏，並在死者身邊留下六字血書。

其中一人是臨淮省淮安城知府趙至衍，從四品朝廷命官，他的死在淮安城內炸了鍋，一時間成為街頭巷尾熱議之事。

由於趙至衍貪汙受賄，多行不義，名聲很差，使得江泯之的殺人行為不但沒讓百姓畏懼，反而被部分人暗中敬佩，「八千忠魂索命」這句話也悄然走紅。

於是在臨淮省境內，陸續出現數起模仿作案，有為民除害的，也有打著幌子逞凶殺人的，這極大的增加了案件調查難度。

又由於「八千」這個數字頗為敏感，若要調查此案，很可能牽涉朝廷機密。

臨淮太守俞岩思前想後，不敢獨自擔下此責，便主動上書求朝廷派人前來調查。

六字血書果然引起皇帝不安，為了將凶徒一黨一網打盡，他派出頗有實力的親信徹查此案，此人是皇帝親信——炎武司左督衛韓厲。

而這位從京城來的重量級人物即將經過此地，成為最早發現凶案現場的人。

許老三自作聰明，在馬車上留下六字血書，以為能混淆視聽，卻不知道他多此一舉的將一件普通搶劫案升級成了重案。

想到書中韓厲用的那些刑訊手段，紀心言打了個激靈，她還是先溜吧，去報官好了，衙門總比炎武司好對付。

她想著腳就動了，尋思著老馬識途，讓馬帶路應該可以回去，然後她發現拉車的馬早就受驚不知跑哪去了。

這開局真夠難的。

就在這時，一陣急促龐雜的馬蹄聲傳來，震得地面顫動。

紀心言本就慌著，聽到這聲音，下意識就想躲起來，她才往旁邊樹林躡了兩步，只聽「咻」地一聲，風中傳來羽箭破空之音，緊接著眼前一花，本能使然，她閉眼站定。

「咚」地一下，一支箭挨著她的腳尖插到地上，毫不客氣地阻斷了她的企圖。

紀心言顫抖睜眼，鐵箭幾乎是直直地戳進地裡，尾部輕顫，發出無聲的警告。

她抵了抵唇，不敢再動。

馬群速度飛快，轉眼到了近前，一陣揚灰過後，她面前出現數匹高頭大馬。

馬兒們從疾馳狀態突然停下，似有不耐，牠們噴著鼻息，四蹄亂動，小眼神比人還高傲。

每匹馬上都坐著一名男子，他們穿著黑底繡紅紋錦袍，身披黑色大氅，腰佩長劍，頭戴纏棕盔，胯下駿馬一水膘肥體健，皮毛黑得發亮。

衣著統一，坐騎一致，行動有序，符合書中對炎武司的描述。

為首的男子勒馬停立，左手執弓，居高臨下地掃了她一眼，那箭就是他射出來的。男子環視四周，眼中生了兩分趣味，右手一抬命手下查看，同時派出一人單騎快馬去請當地知縣，將這些事安排完，他翻身下馬，朝著紀心言邁開腿。

男人個子很高，身姿挺拔，長腿一邁，幾下就離近了，壓人氣勢撲面而來。

他沒急著說話，繞著她緩步走了一圈，負手停在她面前。

紀心言大氣都不敢喘，視線停在他腰部以下。

黑色青獅服，下襠處以紅線繡著一隻張狂的獅子，繡工精美，獅子栩栩如生。腰間束帶是同色祥雲紋，掛著一塊金屬樣式的牌子，上書一個大字——韓。

「抬起頭來。」韓厲開口，語調慵懶，帶著幾分成熟男子特有的磁性。

紀心言聽話抬頭，半乾的血跡令臉上市膚緊繃得難受。

這麼近的距離，她能清晰地看到來人樣貌。劍眉高鼻，一雙鳳眼似笑非笑，五官倒是俊朗，只可惜這笑直叫人脊背發寒，明顯不是個好惹的。

饒是紀心言自詡顏黨，此時也忍不住退了半步，身體下意識緊繃起來，手中斷劍緊了又緊，好像她會功夫似的。

這些小動作沒有逃過韓厲眼睛，他的視線不經意掠過她握劍的手，面上笑意加深，似有調侃之意。

「這些人，都是妳殺的？」

這問題問得出人意料，紀心言茫然搖頭。

韓厲單手拔起地上的箭，狀似隨意地問：「不是妳殺的，妳躲什麼？」

就……躲你唄。

在《血劍長空》中，江泯之有過很多對手，韓厲便是其中最厲害的一個。與那些溫吞圓潤的地方官不同，韓厲作為稅務頭子，一出手就是雷霆之勢。

他迅速抓獲幾起模仿做案的凶徒，對他們嚴刑拷打，查問出諸多細枝末節，並將作案動機進行分類，進一步發掘出新的線索。

按說這些凶手即使被抓了，頂多認下自己的罪狀，他們沒見過江泯之，便是想牽連也牽連不到，江泯之應該是安全的。

遺憾的是，他的對手是韓厲，這個在炎武營中一路摸爬滾打，從屍山火海裡衝出來的年輕人，最出名的就是他的精明縝密與狠辣。

他從一系列真假案件中抽絲剝繭，竟摸清了江泯之復仇的規律，甚至猜出他下一個復仇對象是誰，不動聲色提前佈置，給了男主角重重一擊。

從這以後，江泯之復仇之路不再平坦，追捕、逃亡、親眼見心愛之人慘死敵手……不過這些精彩的爭鬥與紀心言無關，她只是個一出場就狗帶的真炮灰，絕對不會找男主角湊熱鬧。

當然，她更不打算跟韓厲湊熱鬧。為今之計，只有以證人身分協助韓厲儘快破獲眼前這個案子，才是最安全的做法。

原書裡，因為許老三逃跑，現場又有六字血書，韓厲不得不在東陽縣停留數日，直到抓住許老三拷問後，確定他與真正的血書案無關，這才動身前往淮安城。

現在凶手就在旁邊，無須多費時間抓人，只要韓厲刑訊一上，許老三肯定扛不住，

再加上自己這個人證，不出意外今天就能結案。

等韓厲知道這個案子和血書案並無關聯，就會將案子還給東陽縣衙，到那時，自然是凶手受懲，受害者入土為安，而她則會開啟自由新生活。

那麼現在，她首先要讓韓厲相信，她真的是受害者。

一個剛剛經歷生死的女孩子驟然看到一群身穿官服的男子，應該有什麼表現？

紀心言深吸氣，拚演技的時候到了！

她緩緩抬起頭，眼裡含著淚水，嘴唇發抖，看向韓厲的目光充滿劫後餘生的驚恐。那眼淚快速積聚，即將破堤。

韓厲眉頭皺起來。

突地，紀心言像失了所有力氣，劍拿不住了，人也撲通跪倒，癱軟在地，她在心裡默默地鄙視了一下自己沒氣節的膝蓋。

「大人……您可來了！我聽到馬蹄聲，還以為是那凶徒的幫手……大人……」她聲淚俱下，「求您一定要替我家老爺夫人做主啊！」她以手掩面，傷心得不能自己，「他們死得太慘了……嗚嗚嗚……」

她結合書中情節，將親眼所見的事哆哆嗦嗦說了一遍——許老三如何嫉妒石主簿，如何與另兩人勾結；許老二如何調戲自己，引得許老三動手，自己又是如何趁他不備，將人砸暈等等，全部據實，絲毫不敢加油添醋。

末了，她哭訴道：「老爺待許公子一片誠心，沒想到許公子竟然……」

韓厲木著臉聽她說完，沒表態，只朝昏迷中的許老三抬抬下巴，下令，「把他弄醒。」

立刻有手下上前，一把抓起許老三衣領，相當熟練地左右開弓，啪啪啪，給了他幾記大耳刮子。

紀心言嘴角抽了抽，如果此時昏倒的是她，或許這幾下就打她臉上了。

許老三白淨的臉上出現數道紅印，隨即哼哼兩聲醒了過來。

他看清形勢後暗恨自己心軟，只因為捨不得賤婢那張臉放了她一馬，結果卻著了道。

他跟踉站起身，揚著頭，目視韓厲，聲音不卑不亢，「本朝有例，秀才見官不下跪。」

「原來有功名在身。」韓厲淡笑，吩咐手下，「給先生鬆綁。」

許老三不無得意，挺直胸板，鏗鏘道：「小生宣武十五年，在冊院生。」

他頗為惡毒地瞅了眼紀心言，心知這賤婢肯定已經把事情都說了，自己失了和這位大人對話的先機，就要從氣勢上占主動。

他還是有信心的，本朝一向對書生優待，一個是卑微僕婢，一個是在冊秀才，哪邊更可信，一目了然。

第二章 專業審案

紀心言見韓厲果真給他鬆了綁，又看他恃無恐的樣子，不由得有點慌。

她只知道書裡面韓厲一刑訊，許老三就全招了，卻想不到此時此地他能如此鎮定。到底是穿越來的，人生地不熟，不瞭解大環境，吃虧！

這案子只有她和許老三兩個活口，韓厲更相信誰，誰就能減少受罪的可能。她不光要活著，還不想受刑。瞧剛剛那個炎武司司使搨人耳刮子的熟練俐落勁，肯定經常幹。

她緊張地看了眼韓厲，對方似乎沒注意到，只對許老三說——

「她說這些人都是先生殺的？是真的嗎？」

這審案方式……紀心言覺得自己似乎不該對反派抱什麼希望。

許老三面色平靜，拱手道：「大人明察，小生雖不濟，但也有功名在身，平日生活不敢說富，也還過得去，街坊鄰里都很客氣，實沒必要犯這等掉腦袋的事。」他看了眼紀心言，又道：「此事實由這婢子貪心引起，她貪圖主家財物，與地痞流氓聯手將主家殺害。小生提前得知想來此阻攔，卻被他們打暈綁住。」

紀心言睜大眼，她上輩子自認為見識還算多，卻從沒遇上過這種黑白顛倒生死攸關的局面，下意識反駁道：「你胡說！」

韓厲恍若未聞，只問許老三，「先生如何提前得知？」他穿著官服氣勢奪人，偏一口一個「先生」叫得尊敬有加。

許老三越發得意，矜持道：「那地痞中有我二哥，小生不想他被美色所誤，趕來相勸。也因二哥之故，小生才能撿了一命。」

紀心言火了，怒道：「睜眼說瞎話。明明是我打暈你，再把你綁起來的！」

許老三轉頭看她，嗤道：「小生再弱，也不至於被個婢子打暈。」

「那是誰打暈先生的？」韓厲突然問。

許老三沒有回答，反道：「大人審案，這婢子不經允許貿然插話，該掌嘴。」

紀心言大駭，咻地看向韓厲，卻見他彎唇笑了。

韓厲看著許老三，反問：「先生是在教我該如何審案？」

許老三立馬意識到自己得意忘形犯了忌諱，忙拱手道：「小生不敢。」他撫了撫袖口，回道：「打暈我的人，人喚黑子。」

韓厲哦了聲，似覺無聊，隨口問：「他人在哪？」

「他三人行凶後，我二哥與黑子因分贓不均吵了起來。這婢子仗著自己姿色美，先是引誘我二哥殺了黑子，又趁我二哥不備，用匕首……」

許老三說到這，難過地說不下去，看了眼地上小個子屍體，重重歎口氣，心情似極為沉痛。

有利的身分，無懈的臺詞，如果這事和紀心言沒關係，她大概就信了。

此時此刻她才意識到，事情不像她以為的那麼簡單。在斷案技術簡陋的古代，她沒有辦法證明自己說的是不是實話，就如許老三也沒有辦法證明他說的是不是實話，真相似乎全部依賴主審官的頭腦與想法。

但許老三有個天然優勢，他是功名傍身的讀書人。

紀心言忐忑不安地看向韓厲，腦中飛速轉著，試圖找出有利於自己的證據。

韓厲聽完許老三的話，表情輕鬆，像聽了個故事。

他轉頭問身邊一位圓臉大眼睛的手下，「原野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那叫原野的炎武司司使嘿嘿一笑，道：「督衛大人審訊，居然有人敢說謊，該削

去功名，施杖刑。」

韓厲懶懶道：「功名暫留，交給知縣處理，我們這邊小懲一下就行了。」

「是。」原野應聲，走到許老三身邊，伸手擒住他右手食指與無名指，用力向後一掰。

只聽「啊」地一聲慘叫，許老三手指擰成了不可思議的角度，人也應聲跪倒，額頭瞬間冷汗連連。

韓厲冷笑道：「你被黑子打暈在先，到我來時都沒醒。如何能看到他三人分贓不均？又如何知道誰先殺了誰？」他負手走了幾步，道：「我再給你一次說實話的機會。」

這話聽著像是對許老三說的，但他人卻走到了紀心言面前。

紀心言正在發愣，她被許老三反折的手指嚇住了，她還記得上小學時，坐她後面的兩個男生打架，其中一個被打出了鼻血，差點濺到她衣服上，當時把她嚇得不行，以為這就是人世間最凶殘的畫面了。

實屬她見識少，和今日所見所聞一比，那畫面溫和不知多少倍。他們每一個人，不管是許老三還是韓厲，不管是殺人還是用刑，全都說動手就動手，毫不猶豫，連個解釋機會都不給，下一個，會不會輪到她？

現在的她，呼吸都快停了。

韓厲視線轉向她，忽然問：「馬車上的字是誰寫的？」

紀心言完全是本能地指向許老三，快速回道：「他。」

韓厲又瞅了眼哆哆嗦嗦的紀心言，轉身往許老三那去。

紀心言像逃過一劫，胸口劇烈起伏，後知後覺地想起，韓厲的目標根本不是這個搶劫凶殺案，他最終要審的是六字血書。

許老三此時癱軟在地，右手顫抖著，抬眼看向韓厲，再不敢擺出秀才的傲氣。

韓厲淡道：「前面幾起案子，包括淮安知府都是你殺的？」

他跳過指認真假階段，不給人思考時間，直接將大案的帽子扣上。

這種情況下，被審問的人思路通常會被帶偏，第一反應是為自己申冤，下意識認下確實做過的小案，尤其是許老三這種剛剛被折了兩根手指的。

他果然跳入陷阱，顧不上手疼，連聲哭訴，「大人、大人明察，小生就算有三頭六臂，也沒本事殺這些大人啊！就連石主簿……石主簿也不是我殺的，是我二哥殺的。」

殺朝廷命官，那是要進天牢的。

「你連親哥都殺，還有你不敢的嗎？」韓厲輕描淡寫地拋出一句試探的話。

許老三已經忘了自己根本沒說過殺二哥的事，順著他的話就應了下來，「是、是他……他對小生沒有防備，所以才能得手。」許老三哭道：「小生愚蠢，以為寫了那幾個字就能嫁禍給別人，但小生真沒見過那幾位大人，小生只殺了兩個人啊，其他人是黑子他們殺的……」

剛剛殺過人，再加上斷指，又加上一頂大帽子，許老三本就沒那麼堅定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，說話都亂了，連哭帶求地認下整件事。

紀心言憋在胸口的氣終於吐了出來，有種劫後餘生的感覺，同時對韓厲多了那麼一丟丟好感，狠是狠了點，至少不是個昏官。

事情眼看著告一段落，紀心言剛鬆下心。

這時，一名司使上前，對韓厲抱拳道：「大人，有個人還沒死。」

這個還沒死的就是石主簿本人，此時他緊閉雙眼，硬邦邦地躺在地上，紀心言實在看不出他到底死沒死。

韓厲走過去問：「還有救嗎？」

原野上前，右臂托起這個五十來歲胖乎乎的男人，翻翻他眼皮又搭上脈搏，一番檢查後搖頭道：「撐不過半炷香。」

韓厲道：「那就弄醒吧。」

原野聽令，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，倒了粒丸藥，送到石主簿鼻孔，隨手撿根樹枝頂了進去，之後他將石主簿立起半個身子，對著他胸口拍了一掌，只聽哼地一聲，石主簿悠悠轉醒。

紀心言看得目瞪口呆，莫非這就是傳說中的迴光返照大法？

原野扶住石主簿胖胖的身子，指著紀心言，調侃道：「主簿大人，你看看，殺你的是不是她？」

紀心言在心裡默默罵了他一句，並不擔心，因為她本來就不是凶手。

她挺直後背，一臉坦然，絕不能讓人覺得她心虛。

誰知石主簿看到她後，突地雙目圓瞪，一隻手顫顫巍巍朝她伸過來。

紀心言只覺一股涼意從頭頂滑了下去

大哥，您有話快說，可別在臨死前瞎指，會出人命的。

她靈機一動，快步上前，顧不上掌心的傷，忍著疼一把握住石主簿肉乎乎的手，「老爺！老爺！太好了，您還活著！」

原野被她迅捷的動作驚了一下，睨她一眼。

石主簿聽到她聲聲呼喚，突然來了力氣，兩隻手一起反握住她，嘴唇劇烈抖動。

「安、安……王……」

他可能用了這輩子最大的力氣，紀心言覺得手指都快斷了，再加上傷口的疼，哪還聽得清他說了什麼。

但她聽不清，原野聽清了，他們這些搞特務工作的，對專有名詞格外敏感。

「安？安什麼？安王？」他問。

但石主簿只盯著紀心言，口中念著一個字「安」，之後兩眼一翻，徹底死了。

原野伸指試他鼻息，又按了脈搏，朝韓厲搖搖頭。

紀心言覺得主家死了，還死在自己面前，作為一個婢女，應該很傷心才對。

於是她哭道：「老爺，老爺，您別死啊，大人來救我們了……」

原野蹙眉瞅著她，嘀咕道：「老子死了兒子都未必哭成這樣。」

紀心言聽見，意識到自己初次演戲情緒過頭，便收了收。

這時，那位長相不錯的韓大人輕飄飄開口了，聲音從她頭頂飄下來。

「看妳這麼傷心，倒是難得忠義。」

紀心言抽泣道：「老爺對我恩重如山……」

「既然如此，」他又說：「不如送妳下去，繼續陪伴妳家老爺？」

靠！

遠處傳來馬蹄聲，之前派出去的那名司使帶著知縣回來了。

中年男人穿著官服，頭戴官帽，騎了匹個子不高的白馬，跟在炎武司司使身邊像是大人帶小孩。

他身體微胖，平日大概不常運動，整個人半趴在馬背上，幾乎抱著馬脖子，頭上烏沙都被風吹歪了，姿態頗是狼狽。

到了近前，他勉強勒住韁繩，連爬帶滾地從馬背上翻下來，踉蹌著跑到韓厲身前，一撩下襠跪了下去，「下官東陽知縣劉全，不知大人來此，接……接待來遲，還請大人恕罪。」

紀心言有足夠理由懷疑，劉知縣剛才要說的是「接駕來遲」，她剛剛還唾棄自己下跪求生的舉動，有劉知縣一比，心裡頓時平衡不少，不是她膝蓋軟，實在是封建社會誤人啊。

韓厲皺起眉，往旁邊走了兩步，避開這一跪，冷道：「劉大人，大家同朝為官，為皇帝效力。大人這樣子，是嫌韓某命太長嗎？」

「下官不敢，不敢。」劉全趕忙站起來，彎腰拱手。

紀心言有點同情他，先皇皇位來得不好看，總覺得有人暗中想推翻他，為了更好監視文武百官，他親手建立了一隊近衛軍，起名炎武司。

明面上，炎武司負責皇帝的安保工作，實際上是皇上用來禦下的利器。他們代替皇上緝查百官，打擊異黨，既可進言又可打仗，兼文武兩官之事，雖只有三四品，權力卻極大。

他們可以不問證據，只憑懷疑，就把人抓入內牢審問。嫌犯一旦進了內牢，少說掉層皮，在裡面溜上一圈，小罪變大罪，無罪變有罪，端看皇上想讓你有幾成罪。炎武司就是皇帝手中的刀，專門替他殺那些他不喜歡的人。

先帝去世後，當今聖上進一步擴大炎武司，將其分為左右兩司，共有各級司使萬餘人。

最高長官有兩人，即左右督衛。這兩人時常與皇帝密談，與皇上相處時間比朝中重臣要多得多，像知縣這種七品芝麻官，可能一輩子也見不到皇上一面。

對他們來說，見左右督衛和見皇上當真差不多，韓厲便是左督衛。

想這劉知縣平素美滋滋地坐在衙門裡，有人伺候著，處理些芝麻綠豆的小事。

忽然有一天，一名炎武司司使從天而降，立令他馬上前往凶案現場，並表示，左督衛正在現場靜候，換誰不得嚇掉兩個膽。

剛剛他那套動作應該是由心而生，下意識的自保行為，可惜用力過猛，韓厲不買帳。

此時注意到自己的失態惹了韓督衛不滿，劉全嚥嚥口水，顫抖起身，「不知大人……」

韓厲打斷他的話，朝紀心言抬抬下巴，問劉全，「你認識她嗎？」

紀心言聽聞，小心臟立刻怦怦跳，她不想讓人認出自己，穿越來的就怕遇上熟人。她緊張地看向劉知縣，劉知縣也緊張地看向她。

劉全剛剛並沒注意到身邊這個年輕姑娘，此時一眼看過去，見她穿著布裙，頭髮凌亂，額角還受了傷，臉上身上不知從哪濺了些血，著實又髒又亂，但忽視掉這些外部因素，仔細看去，眉眼倒是相當精緻。

分辨了會兒，劉全驚道：「這不是杏花嗎？妳怎麼……妳的臉受傷了？」

杏……杏花？這名是認真的嗎？

還有，好歹是個知縣，別人家的丫鬟記這麼清楚幹麼？

紀心言一時啞口，不知該從何吐槽起，只聽韓厲笑道：「劉大人對別人家的丫鬟這麼關心。」

看吧……

劉全擦擦額頭上的汗，不敢隱瞞，「大人見笑，我之前對杏花確實有所留意，還向石主簿要過人，不過被石主簿拒絕了，也就留意過那麼一兩次……」

「哦？」韓厲好奇地掃了眼紀心言，又問劉全，「那你可知石主簿人在何處？」

劉全道：「他帶著親眷上京述職，這會兒應該已經出了東陽地界……」

說到這，他忽然頓住，看了眼紀心言，大驚失色，「難道這凶案，與石主簿有關？」很快，劉全便看到了石主簿屍體，昨日還與自己交談過的大活人，一夕之間陰陽兩隔，難免唏噓。回憶起石主簿自捐了官，便一直在自己手下擔任主簿，說起來時間也不短了。

他為人圓滑，又很能伏低做小，在府衙混得不錯，再加上商人心思活，兩三年下來，原本捐官的兩千兩銀子竟收回了七七八八。

但這些錢他也沒留住，基本都用來打點了，尤其是偶有上級官員來東陽縣視察，石主簿總會積極配合。

上個月也不知他找到什麼門路，竟得了京城大人物賞識，叫他上京述職。石主簿接到命令後開始變賣家產，遣散奴僕，顯然不打算回來了，說是述職，其實是要高升了。

劉全說到這，口氣還有點發，他擦擦額頭，轉念又想，人家命都沒了，不禁又是一聲歎息。

韓厲嘴角勾了勾，笑得鄙夷，卻沒說什麼。這年頭連收受賄賂都可以光明正大講出來了，還美其名曰「捐官」，一個七品知縣居然羨慕一個九品主簿。

「那這位許秀才你應該也認識了？」韓厲問。

劉全自然也認得許老三，巧得是他還認得黑子，那傢伙成日惹事，沒少往縣衙大牢跑。

三方證詞互相一對，真相基本出來了，許老三也認了罪。

紀心言總算徹底放心了，別的不提，至少眼前這個案子算是破了。

縣尉帶一隊人小跑著趕過來，收拾殘局。

有韓厲在，劉全說話做事都小心翼翼，不停地用袖口拭汗。

韓厲掃他一眼，道：「現在不過剛剛入春，有這麼熱嗎？劉大人不會是心虛吧？」

劉全趕忙回道：「大人說笑，下官是體虛，體虛，絕非心虛。」

紀心言暗自搖頭，這劉大人實慘。

緊接著她意識到，自己也好不到哪去，嫌疑雖然洗清了，但是作為一名剛剛穿越來的新兵蛋子，要啥沒啥，只有一身帶血的衣服。

接下來可怎麼辦？

這時，劉全大約是想轉移韓厲視線，貼心地將話題引到紀心言身上，「杏花姑娘接下來準備去哪？」

紀心言小朋友只好坦言無處可去。

這回答完全在劉全預料內，「杏花姑娘的賣身契應該還在石主簿手上，不過姑娘不必擔心，石主簿不在了，本官自會為妳做主。」他想了想又說：「妳先到縣衙後院暫住，待石主簿遺物清點完，找到妳的賣身契後，本官再來安排。」

紀心言卻覺得他話裡有話，她不懂這個縣衙後院是誰都能住的，還是有其他含義。畢竟劉知縣曾經「向石主簿要過人」，自己貿然答應可能會徒惹麻煩。

但她現在確實沒地可去，又一身血，總要找地方收拾一下，換套衣服。

思及此，她瞄了眼韓厲，小聲問劉全，「韓大人也住縣衙後院嗎？」

她覺得自己聲音已經很小了，但韓厲還是聽見了，他接話道：「有些細節需要再審，住縣衙辦事方便些。」

紀心言明白，六字血書這麼重要的情節，肯定不能隨便聽他們說說就放過了，總要再三確認，只是可憐了許老三，少不得多受點苦。

劉全額頭汗更多了，點頭哈腰道：「大人不嫌棄就好，下官這就讓人去收拾。」

「那就一起走吧。」韓厲看向紀心言，笑道：「杏花姑娘！」

紀心言內心磨刀：誰再叫我一聲杏花試試！

東陽縣不大，縣衙也比較袖珍，但該有的三堂六房都是齊全的。

許老三被押進監獄，斷掉的手指不知道有沒有人管。

韓厲一行自然是住客院，不過他沒休息，直接去牢裡詳審許老三了。

到了紀心言這卻不太好安排，縣衙房屋是有規制的，除了衙役們混住的吏舍外，就只有花廳院和客院能住人。

花廳院是知縣老爺和家眷住的地方，客院顧名思義就是招待客人的院子，包括上級官員到訪也是住客院。

石主簿死了，杏花姑娘成了三無人員，劉全答應照顧她，帶她回了縣衙，住客院也不算逾越。但是照劉全的意思，她盡可以住到花廳院去，說那邊都是女眷比較方便。

紀心言一聽，忙不迭地一溜跑進客院，自作主張選了個偏屋。

客院房間多，像個小旅舍，空房也多，足可住下幾十人。

她尋的偏屋與韓厲一行隔得比較遠，互不干擾。

劉全對紀心言著實不錯，還叫自己小妾來幫她，其中意味不言而喻。

這位小妾名叫彩雲，嫁給劉知縣後就跟了夫家姓劉。二十餘歲，鵝蛋臉，舉手投足有股風塵味，頗有幾分勾人。

人也世故得很，見到紀心言，上來就叫妹妹。

「妹妹這是怎麼弄的？」她見紀心言一身血，瞪起眼睛咋呼道：「這身衣服可不能要了，晦氣。」又命人準備熱水，轉頭囑咐丫鬟，「把我新訂的那套春衣拿來。」然後又心急火燎地讓人取了紗布藥粉。

「手心的傷不深位置也還好，額頭的可別留疤了。」她一臉惋惜，「這麼漂亮的臉蛋……」見熱水已經一盆盆備上了，她又道：「妹妹先洗澡，換身衣服，姊姊去準備晚食，晚點再來看妳。」

不待紀心言有所反應，彩雲已經頭頭是道全安排好了。

等出了房門，站在院中，彩雲收了神色勾起唇角，眼角眉梢淨是嘲諷。

老爺把別人家的丫鬟當成小姐哄著，生怕別人不知道安的什麼心思，年紀一大把了，不懂得往上升，淨想著怎麼享齊人之福，若不是看他夫人性子好，她才不會選這麼個沒用的半大老頭。

就是可惜那套春衣，才做成的自己都還沒上身。

算了，就當是拉攏吧，這丫頭也可憐，將來肯定沒地去了。

她瞟了眼右邊那排客房，裡面黑著燈。

聽說那位炎武司左督衛英武威風，帥氣非凡，不知這次有沒有機會見幾面？

紀心言照了眼銅鏡，被自己的形象嚇了一跳。

衣服濺滿泥和血，能直接拉出去括拭布片。頭髮凌亂不堪，額角有凝固的血，傷口倒不大，只一個小裂口，周圍有些淤青發腫。

原主也是倒楣，大概磕到寸勁了，只這麼一下就去了。

在她臉上還有一道飛濺出來的血跡，斜著劃過半張臉，對著這張臉彩雲能真誠地說出「這麼漂亮」，也是人才了。

再一想到血是許老二的，紀心言便覺噁心，手忙腳亂地脫衣服，脫到最裡層時，她停住了。

原主穿的內衣並非電視劇裡常見的肚兜，而是一件類似後世寬肩背心的棉布小坎。背心正面胸口位置縫了個小兜兜，裡頭明顯有東西。

白日又是殺人又是審案的，只覺得全身哪哪都不舒服，竟沒感覺到胸口處的異樣。兜兜縫得牢固，她費了些勁才拆開，一片銀葉子滑了出來，然後是一個小牌子。

紀心言掏了掏，又摸出一片銀葉子，最後是一粒不規則的小金珠。

看來這個內兜是原主用來存放貴重財物的地方。

好辦法，把值錢的東西貼身放，長途跋涉的，有個什麼萬一，至少錢丟不了。

紀心言默默決定，在找到穩定住所前，她也這樣做。

她掂了掂銀葉子，輕飄飄的，不知道能買多少東西。

金珠同樣沒什麼分量，但好歹是金子，應該是原主最值錢的東西了。

最後，她拿起那個小牌子，這是個被掰開的八卦牌，原主手裡只有半塊，另一半不知去向。牌子似乎存放很久了，邊緣磨得光滑，顏色也掉得七七八八。

看不出用什麼材料做的，有點像玉又不太像，既然被原主貼身放著，應該值些錢。

紀心言琢磨了會兒，便將牌子放到一邊，與銀葉金珠並排。

之後她整個人浸入熱水桶裡，舒服地直歎氣，滿心緊張隨著熱氣消散。她把頭靠在桶邊，儘量不讓傷口碰水，想著這幾天趁著有地吃有地睡，先打聽打聽這裡生活怎麼樣。

等韓厲一走，她就跟劉全要回賣身契，想辦法找點活養活自己。

對了，還要改名字，她可不想頂著杏花過日子。

第三章 裡衣有夾層

東陽縣衙有三座樓，大堂、二堂和三堂。大堂審大案，二堂審小案，三堂招待官員審機密案子。

劉知縣陪著韓厲往三堂走。他們剛剛審完許老三，留原野在牢房收尾。

韓厲淡道：「監獄用著不順手。」

劉全心想，哪的監獄也沒你們內牢順手，那的刑具有多少啊？

但這話他不敢說，只點頭哈腰道：「大人說的是，下官以後注意。」

「這個案子你怎麼看？」韓厲問。

「下官以為，許老三的話可信。」劉全早有準備，「這個人跟在石主簿身邊快兩年了，我還算瞭解，當年他中了秀才，下官親自與他說過話。平日總喜抬頭看人，有幾分傲氣。他哥卻不一樣，淨結交些亡命之徒。劫殺石主簿一事，確像是許老二能想出來的。那六字血書應如他所言，混淆視聽而已。」

韓厲聽完沒做評價，又問：「之前那五起血書案，有四起是在臨淮省內，大人應該有所耳聞，可有什麼想法？」

官做到一定程度總會得罪些人，誰知道那些死者和凶手有什麼淵源。劉全自問當了一輩子老好人，平日斷案也都儘量兩頭兼顧，凶手肯定找不上自己。

他本著能不摻和就不摻和的保命法則，囫圇道：「下官慚愧，不曾親眼見過，不敢妄加揣測。」

對這種遇事就往外推的人，韓厲見得多了，他貌似不在意，卻問：「那淮安知府趙至衍，大人總該見過吧。」

趙至衍十四天前死於府衙自己房中，一劍穿心，身旁留有六字血書。

他是血書案件中第二個死者，也是官位最高的一個。這人平日顧著斂財，名聲很差，正是他的死使得血書一事在百姓中口口相傳，引起皇上注意。

東陽縣地處淮安地界，淮安知府趙至衍是劉全頂頭上司，他不可能沒見過。

韓厲明知故問，已是對劉全的態度不滿。

劉全豈有聽不出來的道理，趕緊端正姿態，答道：「趙大人為人剛正，愛民如子，下官對其甚為敬佩。趙大人之死，實乃淮安百姓之悲。」

韓厲似笑非笑地瞅著他，末了陰陽怪氣道：「怎麼劉大人所見，與我所聞不太一樣……也是，總要顧全死者顏面。」

劉全額頭冷汗頓時冒了出來，他只想太太平平地把這尊神送走，不想表現出任何政治立場，事實上他也是靠這個本事才能平平安安當了半輩子知縣。

韓厲不與他多說，又問：「石主簿上京述職，是向何人述職？」

劉全剛被韓厲提醒了一把，這會不敢再敷衍，忙道：「此事下官確實不知，不敢亂說。只不過上京述職這事來的很突然，按理應先到縣衙，再由下官代為傳達，可直到現下，都沒接到任何消息。」

韓厲道：「將將三月，上京述的什麼職。」

「我也奇怪多日。」劉全應道。

他本就對此事多有不滿，覺得石主簿故意跳過他與上面聯繫，是怕自己分了好處。不過念及石主簿已死，他那中庸之道又冒了出來，說上一句不好，總要再加上一句好。

「下官雖困惑，卻沒多想，只因石主簿一向好交遊，保不齊曾與某位大人有過交談，被人賞識。」他又道：「石主簿平日往來文書皆由許秀才負責，他應該最為瞭解，可惜這人不中用，刑具才上就暈了過去。」

韓厲道：「今日已經晚了，暈便暈了，明日便不讓他暈了。」

劉全擦汗，早聞炎武司刑罰奇詭多樣，這暈不暈的，居然還能由人力來掌控。

兩人說話間就到了三堂，劉全請韓厲上座。

有衙役進前，遞上一份清單，「石主簿遺物已清點完畢，請大人過目。」

劉全接過交與韓厲，韓厲快速掃了一遍，問：「怎麼沒有那個叫杏花的丫鬟賣身契？」

衙役道：「賣身契一共兩份，是從石夫人遺物中搜到的。兩名丫鬟分別叫菊花和梅花，是石夫人從娘家帶出來的。另有兩僕衛是雇工關係，並沒有賣身契。」

劉知縣問：「不曾有遺漏？」

「大人親自吩咐，小的們不敢輕心。」衙役道：「或許杏花並非賣身到府。」

韓厲看向劉全。

劉全皺眉一想，道：「這般想來，石主簿待她確實與一般丫鬟不同。」

「怎地不同？」韓厲問。

「下官到石主簿家中數次，偶爾見到她，雖說穿得像個丫鬟，卻從不曾見她幹活。就連石夫人也甚少使喚她。難不成，杏花與石主簿上京述職一事有關？」

劉全皺眉，心裡生出一個念頭，石主簿莫不是將杏花送給某位大人才得了機會，以那丫頭的樣貌並非不可能。但他覺得這想法有點齷齪，沒必要讓韓厲知道，便忍住不說。

只聽韓厲問：「石主簿臨死前曾叫出『安王』，劉大人覺得可是我聽錯了？」

這轉折有點突然，劉全不免愣了下，實話實說道：「安王……是聖上親叔叔，又長居京城多年，石主簿商賈出身，怎麼可能與安王有關？這個……」

「那就是我聽錯了。」韓厲淡淡的轉開話題，另問：「劉大人可知杏花是如何到石主簿府上的？」

「這個下官當真不知。」劉全道。

「勞煩大人明日將石主簿其他家僕找來府衙，我想見見。」

劉全面露為難之色，猶豫道：「不敢瞞大人，石主簿祖籍他省，只因得了主簿一職才攜妻搬來東陽縣。可能他有報國之志，並未打算在東陽長居，來了後只租了一間小院也沒買下人，由同行兩名丫鬟伺候，又從當地雇了兩個僕衛，都已在今日死了。馬夫是縣衙安排的，平日偶需人手也是從縣衙借調。其子已成年一直在外經商，另有一女早已嫁為人婦。」

「在東陽縣內，除了杏花，已無石主簿的家眷內僕。」他說罷，提議道：「下官這就命人將杏花叫來，一問便知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韓厲擺手，道：「問她，不一定聽到實話，白白浪費時間，明日問問許秀才便知。」

他想了想笑起來，「本官實在好奇，這丫頭到底何方神聖，許秀才捨不得殺，石主簿這般精細之人卻將她平白養在身邊，就連劉大人也惦記著。」

劉全尷尬道：「大人說笑，不過一丫鬟爾，稍有幾分姿色罷了。」

韓厲不以為然，得有多漂亮，讓這麼多人放不下。

他下意識回憶起那丫頭的樣貌，只記得滿臉血汗下一雙亮晶晶的眼睛。

兩人說完事，先後出了三堂。

月亮高掛，霧濛濛的，總像要下雨。院中盤桂綠意正盛，空氣中帶著濕氣重，與北方乾燥多風的初春截然不同。

韓厲與劉全告別，獨自往馬廄去。

他喜歡離開京城，離那座宮城和陰冷的內牢遠一些。難得有這片刻悠閒，他不疾不徐地餵了會兒馬，才慢慢往客院走。

沿著甬道拐彎，韓厲停步，三堂牆角邊的樹下立著一個人。長長的黑髮披散著，月白色輕裙，在早春的夜晚還有點單薄，顯得人清冷孤高，有股遺世獨立之味。在這漆黑安靜的夜晚，薄霧迷蒙中，如仙如鬼。

韓厲往前走了幾步，見那女兒東張西望像在找路。

「妳在找什麼？」他開口，聲音打破沉靜。

他覺得自己語氣挺平常的，但還是嚇到她了，因為他清楚地看到她肩膀一抖猛地轉身。

月光穿過迷霧，照得她面孔虛虛實實，好似月夜下盛開的清蓮，帶著早春清新香氣。

亮亮的一雙眼，直看到人心裡去，倒不枉那麼多人念著，他心想。

偶遇韓厲，紀心言又驚又喜。

半個時辰前，她洗過澡，費老大勁才把那層層疊疊的春衣穿好，頭髮還濕著，彩雲就來了。

看到她，彩雲愣了下，待紀心言連喚兩聲彩雲姊姊，她才回過神，誇道：「妹妹這衣服穿著真是合身，絲香閣的針腳就是好，不枉我花三十兩把它買下來。」彩雲笑盈盈地誇她，順便把衣服的花費講出來，原想著對方怎麼也該驚喜一番。偏偏紀心言對這裡的物價沒有概念，聽了只是跟著笑，連聲道謝，末了還跟她借

針線。

彩雲心下略有不快，嘴上卻說：「妹妹要縫什麼？哪用親自動手，交給下人做就是了。」

「那怎麼行。」紀心言忙道：「杏花知道自己身分，不敢逾越。」

彩雲看她還算明事理，心情好些，又想著將來她若真進了府，少不得受寵愛，這時多拉拉關係也好。針線都是小事，不過要去她屋裡取，也就是在東花廳院。

紀心言怎好一遍遍麻煩人家送，便與她一同過去拿。

丫鬟撐著燈走在前面，兩人走在後面，親親熱熱地閒聊，說了些沒什麼營養的話。搞不清拐了幾個彎，又過了幾道門，才到了彩雲房裡。

剛找出針線，就有丫鬟興奮地跑過來通知，說老爺議事結束，一會兒就要過來了。彩雲看上去非常開心，忙讓丫鬟準備洗澡水。

紀心言不好意思再打擾，便拿了針線離開，連說自己認得回去的路，只提著燈籠就走了。

彩雲過意不去，但又覺得沒必要對個丫鬟太熱情，想來她應該獨自打燈習慣了，便順手送了一盒香膏給她，說是對額角傷口有好處。

紀心言再三謝過，提著燈籠出了東花廳院。

她原以為，一個縣衙再大也不過是個園子，橫豎路就那幾條，找不到來回走走就行了。

哪知路確實不多，但不是橫平豎直的，多是彎曲小徑，再加上夜晚天黑沒有路燈，只能看到燈籠周圍一兩公尺距離，來回走了兩三趟，越走越搞不清方向。

夜漸深，衙門裡越發安靜，伴著鳥叫蟲鳴。

春衣看著很多層，每層都薄如蟬翼，根本不保暖，紀心言覺得冷颼颼的，一手提燈一手抱胸，瑟瑟發抖。

經過一幢建築時，她停下腳步扭扭辨路，正覺得緊張害怕，忽聽身後有人問：「妳在找什麼？」

這一聲恍若平地驚雷，把她嚇得不輕，猛地轉身，眯眼細看。

來人背著月光，看不到臉，身形筆直高大，他負著手從月光下走出，衣襠處紅線獅子忽隱忽現。

紀心言鬆了口氣，問：「大人，你怎麼在這？」

韓厲走近，垂眼看她。

「我還要問妳，黑燈瞎火，妳在三堂窗外轉悠什麼？」他微低了頭，輕聲提醒，「這裡可是專門審機密案件的地方。」他說完，又掃了眼她披散的黑髮，皺眉道：「本朝規定，不論男女出門不得披髮，否則……」

紀心言眼珠子一轉，不等他說完，馬上接道：「大人，我沒披髮，我簪子掉了，這不是正在找呢。」她拿著燈籠四下亂照，口中嘀咕著，「不知道是不是掉這裡了，天太黑了，根本看不清啊……」

韓厲轉頭邁步，漫不經心道：「那妳慢慢找。」

「哎，大人！」紀心言提著燈籠追上他，「大人是不是要回客院啊？我們一起唄，

我有燈籠，幫大人照路。」

韓厲腳步慢下來，好奇道：「妳沒住花廳院？」

他不信紀心言看不出劉知縣對她的好感。

按常理說，一個突然死了主人的小丫鬟，猛然間成了無家可歸之人，這時有個脾氣不錯的大官看中她，遞出手，那就和落水之人抓住浮木差不多，正常人應該都會趕緊拉住吧。哪怕不想和這位大官有什麼，至少也會順竿爬一點，給自己謀點好處，起碼搞個自由身。

紀心言聽出他話裡有話，只當不懂，絲毫不提劉全想讓她住花廳院的事，裝傻道：「我不懂啊，都是劉大人安排的。」

韓厲眯眼打量她，繼而看到她手中抱的筐籠，「妳大晚上出來就為這個？」

「嗯，我找彩雲姊姊借針線，她還送我一盒香膏，說是對傷口有好處。」

韓厲下意識看了眼她用紗布包紮的手，又看向她額角，那裡有些青腫，傷口被頭髮擋著看不真切。他收回視線，邊走邊問：「妳家老爺上京述職前，有沒有說過什麼？」

可能是夜黑看不清他身上嚴肅的官服，也可能是他審案時秉持公道給她留下了好印象，或者僅僅因為剛才太過害怕，此時紀心言只覺得身邊有伴很安全，說話便不像白日那般小心，語氣也自然了許多，順口回道：「沒有，老爺有事怎麼會跟下人說。」

韓厲多敏銳的人，一下就聽出來了，他看她一眼，不再說話，讓安靜繼續蔓延。走了十來公尺，他慢悠悠地問：「石主簿待下人如何？」

紀心言正提著燈籠小心走路，腦子鬆了弦，脫口一句「不知道」。

韓厲保持原本的速度，沒有任何變化，只微微彎起唇角，重複了一遍，「不知道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紀心言抬頭正要說話，一眼看清他頭上的纏棕盔，頓時冷汗直冒。差點忘了自己在哪！

她暗暗蹙眉，拇指狠狠掐了下食指。韓厲並不是閒聊，他是在問案啊。

她腦子快速動起來，一本正經道：「大人，我是說我不知道老爺待其他下人如何，但我家老爺夫人對我很好。」

韓厲暗自覺得好笑，這是又恢復了白天那一套，滿嘴場面話。

「這點大家都能看出來。」他隨意道：「杏花姑娘感念舊主，想必很希望為老爺夫人報仇吧？」

紀心言腳步一頓，這啥意思？給老爺夫人報仇？那凶手不是死了就是被抓了，還怎麼報仇，難道要她親手殺了許老三以試她是否忠誠？

她慌了，不安地偷窺韓厲，心道這人變態，不會真讓她這麼幹吧。

她嚥嚥口水，惴惴道：「大人，國有國法，草民就算再怎麼恨許老三，也不可能去殺他的。再說，草民連雞都沒殺過，做這種事會手軟。而且他已經被抓了，草民相信，大人一定會主持公道。」

韓厲轉頭，笑容略微扭曲，「妳還真能想。我是覺得石主簿上京一事尚有疑點，

要妳隨我同去淮安……」

什麼！讓她跟在這個魔頭身邊？別開玩笑了！

「不行不行！」紀心言忙不迭擺手，差點把筐籠扔出去。

韓厲挑眉，一言不發瞅著她。

紀心言趕緊解釋，「我的意思是，大人有什麼問題儘管問，我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。但像我這種人，什麼都不會，連馬都不會騎，到時還得給我準備馬車。」她訕訕笑道：「跟在大人身邊只會給大人拖後腿……」

只需簡單一想就能明白，韓厲必是懷疑石主簿臨死前的遺言還有內幕，而這最後的遺言又是說給她聽的，想搞清楚到底怎麼回事，只能從她這裡入手。

問題是這個案子根本沒有疑點，三個凶手，兩個死了，一個進監獄，整個事情就這麼簡單。至於其他的什麼六字血書啊，安王啊，等韓厲與男主角遇上後自然會搞清楚。

可她知道，韓厲卻不知道，揪上這一點點問題沒完沒了。若真跟他去了淮安，遇上江泯之，萬一把她當成韓厲一夥的，那她冤死了。

看著韓厲逐漸放冷的眼神，紀心言討好地笑笑，「大人，我幫你提燈，小心腳下。」她忐忑道：「大人，草民從鬼門關剛走一圈回來，眼前老是遍地死屍。草民就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女子，若不是仗著兩分姿色，此時必和我家老爺夫人一樣成了冤死鬼。不如大人就把我當個死人算了……」她說著說著眼圈紅了，作勢提袖擦了擦。

這話也不是亂講的，本來書裡杏花就死了，讓一切按著劇情走不好嗎？不要節外生枝啊！

韓厲擺正身子往前走，問：「妳就不好奇，石主簿為何要妳去找安王？」

紀心言嚴肅道：「大人，關於這件事，草民還真想過。我覺得老爺臨終前說的不一定是安王，也許是……注意安全之類的？安王什麼身分，我家老爺什麼身分，雲泥之別啊。就算老爺指的是安王，也肯定不是讓我去找安王，只是其他人都死了嘛，就剩我一個……」

「總之，」韓厲慢悠悠打斷她，「妳不願意去淮安調查此事。」

紀心言訕笑，「不是不願，實在是我去了也沒用，但凡能幫上大人一點點，草民也會盡心盡力。」

韓厲看她一眼，意味不明地笑了笑，當先邁進客院拱門。

紀心言在他背後做個鬼臉，狗腿地提著燈籠追上去，「大人，當心腳下。大人，晚安。」

兩人一左一右分別往自己房間走。

「等一下。」韓厲忽然叫住她。

紀心言心一抖，轉過身，只見韓厲手一揚，朝她拋過來一個白色小玩意，那玩意正正好落進筐籠裡。

「賞妳了。」韓厲道。

紀心言歪頭細看，是個白底青花的小瓷瓶，正想問問這是什麼，再抬頭，院中已

經不見人了。

抱著筐籠回屋，藉著燈籠光點起蠟燭，她打開小瓷瓶聞了聞，一股帶著藥香的氣味沖入鼻端，味道馥郁，藥粉細白。

以韓厲的身分，實沒必要用假藥來折騰她，她心下明瞭，這應該就是書中多次出現的炎武司特製金瘡藥。她將藥粉小心地敷在額角傷處，有種清涼感蔓延開。

捏著小瓷瓶，紀心言認真思考起來。

在書中，原主杏花是死了的，唯一的凶手許老三落網後案子就結了，至少石主簿案子就結了。但現在由於自己穿越，活口多了一人，還引發石主簿臨死前莫名其妙的囑託。

這就讓韓厲起了疑心，這人思考問題縝密非常，必會追根究底。他肯定要查杏花來歷，說不定已經查過了，只等著她自己露出馬腳。

紀心言當然也好奇原主有什麼樣的過往，若有人能告訴她杏花的過去，她求之不得。

問題是，以韓厲為人不可能直接告訴她，他只會有意無意試探她。她又沒有原主記憶，隨便一問就露餡了，到時更加引起他懷疑，威發試探。

這不就陷入惡性循環了嗎？試探到最後，說不定就是刑訊拷問了，這才是炎武司慣常用的手段。

紀心言歎氣，看手裡小瓷瓶像看個小地雷一樣，總覺得一個不留神就會爆炸。

為了不使自己落入那般糟糕境地，她決定先下手為強。

石主簿一家死光了，她沒辦法也不能找人打聽關於杏花的過往，思來想去，就只有一個辦法了——

失憶吧！正好腦袋撞了，也不能白撞啊。

韓厲回到房間時，原野早已回來，韓厲問：「劉全離開後，許老三有沒有說什麼？」

原野回道：「你們一走就給弄醒了，還是那套說詞，到現在還沒給飯吃，讓他再仔細想想。」他連聲嘖道：「嚇得尿了好幾回，也沒喝水哪來那麼多。」

「別貧嘴。」韓厲道：「說有用的。」

原野抓了抓光頭，正色道：「怎麼引也引不到安王那去，若是石主簿真與安王有干係，他應該會知道。」

「要麼沒關係，要麼就是大關係。」韓厲道：「沒有當然最好，大家都省事。」

原野納悶地嘀咕，「如果血書案真的與安王有關，皇上肯定擔憂。但如果血書案與安王無關，咱們一不小心把人得罪了……」

韓厲失笑，瞅著他說：「你怕什麼？炎武司成立到現在，得罪的人還少？你就是不去查，安王心裡也明白著，知道咱們一直盯著他。」

「我只是覺得沒必要，得罪人多了，最後連個幫說話的人都沒有，想想陸驍……」

韓厲警告地看他一眼。原野閉上嘴。

「安王雖然人在京城，但封地猶在，封地上的兵也還在，上面讓我們細查自有道

理。」韓厲道。

「我知道。」原野道：「可聖上與安王世子交好，萬一……」

「與人交好？」韓厲笑道：「安王本分，世子便是聖上面前的紅人；若安王有異心，那世子便是心懷不軌故意接近聖上。」

他瞟眼原野，批道：「在炎武司這麼多年，你倒是難得的天真尚存。」

原野嘿嘿一笑，「也不是天真，我只是擔心老大您。」

韓厲揚手照著他光頭來了一巴掌，「我是在罵你傻。」他恨鐵不成鋼地搖頭。

原野揉著腦袋，撇撇嘴，過了會問：「那如果真有大干係，許老三也不知道怎麼弄？」

「他不知道就不知道，石主簿扔下不要的人，我們也沒必要費太多時間。」韓厲道：「不是還有一個石主簿更看重的人嗎？」

原野眉一挑，「那個丫頭？」他想明白似的點點頭，「也對，帶她一起去淮安，正好讓府裡的人認認，說不定能查出點什麼。」

韓厲順口，「可人家不願意。」

原野愣了下，反應過來後直笑，「不願意？她是不是沒搞明白，炎武司辦事還管誰願不願意？」他雙臂抱胸，往客院偏角那間小屋看去，「打成嫌疑犯直接帶走。」

「不急。」韓厲笑道：「說不定明天就改變主意了。」

CrescentFamily